

魏朝晖 魏亚平



死亡的醒悟

四川文艺出版社

死
醒
亡
悟

魏朝晖 魏亚平

责任编辑：林文询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杨 桦

书名 死亡的醒悟

作者 魏朝晖 魏亚平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7年4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125

印数 1—8, 100 册 字数280千

标准书号：ISBN7—5411—0003—10/I·4

统一书号：10374.394

定价： 2.34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述红四方面军惨烈战史的长篇小说。

本书角度新，立意深，真实感人。笔触道劲有力，重在书写人物命运，抒写面对死亡、危难和爱情悲欢的人的感情激荡。无论敌我、上下、男女，形象皆血肉饱满，性格鲜明。真实可信而又感人至深的情节细节，令人眼目一新，吁嗟叹惋。在严峻的黑色底面上，以血红死白二色，触目惊心地刻划出深沉的历史反思；死亡的醒悟。

第一章

刘含训象是受了侮辱，涨红着脸怒气冲冲地瞪着垂首敛眉的参谋长汪首白。“把那烂货赶走！”他厉声喝道。

“旅座——”

“住嘴！我是堂堂的军人，不是花花公子！”刘含训一甩手钻出碉堡，走上滩头阵地后面那道隆起的土岗。

漆黑的夜空里没有星光。江对岸黑色的山峦象一道高大的屏障，遮住了那后面隐藏着的一切。滚滚流淌的嘉陵江水拍击着岸边的岩石峭壁，激起叩耳的“哗哗”声。沉寂而又冷寞的夜使人生发出一种无法抗拒的惶恐感。刘含训在黑暗中极目眺望。他并不指望能看到什么，只是由于红军象幽灵一般在对岸几十里以外悄悄地、不动声色地集结着，使他觉着满腹不可名状的焦虑和烦躁。

随行的军官和马弁都一声不吭地站在刘含训身后。在黑暗的压迫下，可以听见他们急促而又紧张的喘息声。冰冷的

江风吹过来，刘含训禁不住打了个寒颤。旋即，一股异样的狂虐心绪袭上来，他转身朝回走去。

掀门帘时，刘含训的手抖了一下，他不再坚持叫汪首白将那女人赶走。江岸上的恐惧感触发了他及时行乐的邪念。他从未放纵过自己。今天，他却迫切地想体味一下放纵是种什么味道的东西。

卧室里没有掌灯。外屋的烛光从隔墙的窗纸上透过来，使寝室里的物什隐约可见。那女人象一只乖巧的猫一动不动地坐在床角上。刘含训嗅到一股胭脂的香气。这香气虽不十分高雅，却也足以撩起他那旺盛的情欲了。刘含训僵立在门口，竟不知该如何去接近这个尤物。这毕竟是头一回呀。他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声。

“为什么不点灯？”刘含训往屋里挪了几步。

“黑着好。”绵绵的柔腔，使人心旌摇曳。

他突然非常想看看这女人的模样，便摸出火柴，向放着马灯的桌子走过去。

“嘶拉”一声，那女人先划着火柴。灯点着了，那女人又把灯芯调小。柔和的灯光里，那女人颌首凝立，云鬓蓬松。

刘含训顿时觉得整个的身子都被欲火烧烤得震颤起来。娘的，他又骂了自己一声。他已经弄不清为什么一再咒骂自己了。无能？荒唐？抑或是下贱？然而，他仍旧走到女人身后，装着很随便的样子把手搭在她肩膀上。纤嫩、柔软的肩膀在他手心底下微微抖动着。而他也象是触了电似地感到头晕目眩。

“知道来这里做什么吗？”刘含训终于克制住了慌乱的情绪。

“来服侍官长的。”女人的声音也在颤抖。

刘含训的手心渗出汗来，嗓子眼开始发粘。他使劲地吞了一口唾沫，“扑”地吹灭桌上的马灯，一使劲儿，把手心里那个纤巧的身体掀翻在床上……

刘含训“腾”地从床上跃起来，一抬脚把躺在床沿上的那个一丝不挂的女人蹬下床去。

他听到猛烈的枪声和爆炸声。

他只觉着血一个劲儿地往脸上涌，两只手不住地打着哆嗦，以至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胸前那排钮扣塞进扣眼里。

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且竟来得如此突然。更叫人恼火的是，在这个非常时刻，他竟然还有闲心搂着女人发泄情欲，以此来获得生理上的快感。奶奶的，该枪毙汪首白。他没有立即冲出去。听起来枪声还远，红军可能正在进攻滩头阵地，或者还在江上。丝毫没有必要张惶失措，没有必要。

刘含训看看腕上的表。三点钟，离天亮至多只有四个钟头了。滩头阵地尽管不令人满意，但绝不会一触即破。这时，他又想起那道精心设置的第二条防线。他相信这道防线的作作用。黄埔军校的教材上多次向学生们炫耀过这种以交叉火力为主的防御体系的威力。猛地，他想起这道防线还没有最后完工呢。完啦，又叫李先念钻了空子，一个要命的空子。他

只觉着脑袋里嗡嗡响作一团，耳旁象是飞着无数只虫子。他早就领教过李先念这支部队的手段。第一次是在鄂豫皖，他当时作为旅参谋长亲睹了红军的亡命之举。虽然那次是他赢了，但赢得相当吃力，赢得令人心惊肉跳。第二次是一九三四年夏末，他已升任中央军特遣独立旅旅长，随重庆参谋团入川协同刘湘围剿川陕红军。行至巴中，落入李先念、余天龙设下的埋伏圈内。一阵厮杀过后，他损失了整整一个团。算上这次该是第三次跟李先念较量了。李先念部在几十里外已经悄没声息地藏匿了几十天，当然是为了跨过这条横亘着的大江。他对此早有所料。然而，可恨的是，他的侦察兵居然没有发现规模如此之大的移动，被李先念打了个出其不意。不，绝不能乱了方寸，就此认输。刘含训把军帽端端正正戴在头上。在士兵面前，军官的一举一动都会产生强烈的影响。镇静是眼下最重要的。他不仅要给自己打气，还要给马上就会闯进来的部下壮胆。一个临危不乱的将军，有可能扭转一场战争的局势。他掏出手枪，把它在灯下抛起来，稳稳地接在手里。当他把一夹闪着铜亮的子弹压进手枪里后，心情平静了许多。

刘含训走出卧室，来到挂着地图的那面墙边，扯开盖住地图的布帘。他找到滩头阵地，凝神注视了片刻，然后把手沉重地放在那上面。他开始在心里估计滩头阵地能够阻击红军多长时间。三个钟头，这不应该算长啦。就凭着那么多的鹿砦，那么多碉堡、堑壕，凭着数月来对它的专注，它无论如何也该付出三个钟头的代价。

他本能地回过头看了一眼桌上的电话机，很想抓起它询问一下前线的战况。但他没这么做。询问只能给前线指挥官造成不必要的惊恐，破坏他们的自决能力。他养的毕竟还不是一群饭桶。

他重又回过头来，盯住地图上那条又粗又黑的第二道防线。他曾经把这次嘉陵江决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条线上，现在它差不多比滩头工事强不到哪儿去。唯有一点，红军可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那么，它若是能打个冷不防的话，威力仍然是很可观的。

这时，桌上的电话机终于叫响了。刘含训扑过去抓起话筒。从耳机里，他听到了爆炸声。

电话是从正面前沿阵地打来的，二团团长的声音沙哑、干涩。他急促地报告了红军冲上滩头的情况，接着又说：“红军来得太突然，人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旅座，滩头的碉堡群已经丢了四个，红军正开始攻击第一道山梁……。是，顶住。不过天太黑，啥都看不清。据滩头的最后一个报告讲，登岸红军有很多团，至少有十个团。”

“放屁！十个团，那得要上千条船。你们他娘的都瞎了眼！”刘含训勃然大怒。“二团长，我命令你必须顶住。别他妈的自己吓唬自己，红军一下子过不来那么多。你要全力挡住他们。子弹有的是，尽管打好了。你马上把团指挥部撤到山梁后面去，让一营退回到你现在的位置。红军是想趁黑天占便宜，他们也搞不清我们的兵力。撤下来后，你把团预备队统统用上。对，主要增援一营，那是你的脑袋。无论如何你要给我死

守到天亮。我马上派部队增援你——”耳机里传来一声巨响，刘含训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二营指挥所被炸。他妈的！二团长，你立即撤，把部队防线收缩一下。另外，谁要敢后退怯战，用手枪敲他的脑袋！”

刘含训慢慢地放下话筒，重重地叹了口气。这时他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副旅长何武生和参谋长汪首白已经站在他身后了。

谁都没有说话，屋里静得出奇。只有远处传过来纷乱的枪炮声。

何武生神情镇定，眸子里射出好斗的凶光，嘴角上还挂着一丝凝结了的狞笑。汪首白的神情看起来有些慌乱。

刘含训给每人一支香烟，燃着后才说：“红军过来了，二团已经告急。滩头阵地恐怕要丢了！”

“旅长，山炮营正等着你的命令呢。”何武生提醒说。

“唔，打吧。叫他们把所有的炮弹统统打到江里去，把嘉陵江给我封住。不能让他们再过来了。”刘含训挥了挥手，作战处长跑了出去。

“旅长，要在红军接近第二道防线前大量杀伤他们的人员。”这位无论资历、作战经验都长于刘含训的副旅长又提醒说。

“我知道。可咱们的人给打慌了，一时很难稳下来。”刘含训说。“连二团长也相信红军一下子过来了十个团呢。”这时，他看见汪首白神经质地绞着十个指头，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可笑。“我们自然希望能尽可能多地消耗他们的实力，你说是

不是？参谋长。”

汪首白忙不迭地点头。“这不会是佯攻吧？”

“但愿是。”何武生操着嘲讽的口吻说，“参谋长，这么个时候还是说点实际的吧。在战场上最好少来些假设。二团这么快就顶不住了，这就绝不会是佯攻。”

“算啦，现在争这个还有啥意思。”刘含训不耐烦地制止住两人的争论，“参谋长，下一步你认为该怎么办？”

汪首白感激地看了一眼刘含训，“派人去联络左边的川军。看看他们是否也遭到攻击，攻击的势头咋样。”汪首白的勇气恢复了。“如果我们这里是红军主攻的目标，就应当马上从接合部回调兵力。”

何武生做了一个不屑一顾的动作。

刘含训喊来传令兵，叫他立刻骑马去川军江防部队探听情况，如果那里果真没受到强攻，就从结合部的加强营里抽调一个半连。然后，他转过脸，“参谋长，给一、三团打电话，让他们朝二团靠拢一点，不要靠得太快，不能叫红军觉察出来。然后，伺机攻击红军登岸部队的尾部。”他看着汪首白拿起电话，又对何武生说：“你马上到二线去，带着旅预备队吧，把它放在二线和我们这里之间，既可以补充二线还能够屏护旅部。”

何武生刚往外走了几步，又折身回来。“我担心一团那里。一团的不稳定分子太多，红军若是逼得紧，保不准会出什么事。”

大炮开始轰击了。巨大的爆炸声驱散了刘含训心头上的

阴影。“我知道。”他看见汪首白放下电话走过来，“那么，你的意思是我们该做好撤退的准备？”

何武生神情十分坦然。“我希望旅长没有理解错我的意思。有句古语，说来人人都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所以，我认为一场战斗，胜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胜或者败之后都要学得聪明些，都要理智些，更何况，败者未必只有为寇的出路。”

刘含训知道何武生的话是在说自己。这番话虽然不大中听，但他还是能听出绝非奚落之言。“我很想知道，你根据什么认定我们肯定败呢？”

何武生想了想。“好吧，我说。红军偷渡成功就已经先赢一招。两军相争，勇者胜。红军的背后是大江，既然攻过来了，他们就绝不打算再退回去。这，颇有些破釜沉舟的味道呢。红军一向都是这么干的。我们尽可以把子弹象泼水似地泼出去，但还要看人家在乎不在乎。这绝不象一月里广元的那次偷渡，这次红军倾巢而出了。别说过来十个团，就是过来三个团，我们也很难取胜。旅长大概不会忘记巴中的那次战斗吧，川军是不会为救我们而甘冒风险的。那么，与其鱼死网破，不如留得青山。来日方长呢！”

一个难以接受的忠告。刘含训无言以对，只好背着手，在屋里烦躁地踱来踱去。正在这时，桌上的电话又响起来。

刘含训接过电话，二团长的声音比先前又多了几分惊慌。他声嘶力竭地报告说，红军象潮水一样涌上阵地，前沿已经危在旦夕。看不清红军到底有多少人，漫山遍野都是。

滩头已经丢掉。他请求撤到二线，并用脑袋保证守住二线。刘含训几次差点骂起来，但他还是忍住了。骂部下是废物，倒不如说自己太无能。

“江上情况怎样？”刘含训问道。

“据派出去的人回来说，水花不小，但命中率太低。弄翻了几条船，红军过江的速度慢了。旅座，叫炮兵再打猛些，不要叫红军再上来啦！”二团长在电话里叫道。

“二团长，现在听我的命令，集中所有的重火器狠打一阵子，然后往二线撤。副旅长已经去那里了，他知道该怎么办。撤的时候要注意屁股后面，别让红军把你们的裤子给脱了！”刘含训扔掉话筒。

汪首白凑过来。“一、三团开始向二团靠拢。”

“没用啦。你马上给重庆发报，告诉他们红军已经大举过江，叫他们想法从最近的地方给我们弄些队伍来。我们正面的红军兵力是一个军，攻势很猛。我等与阵地共存亡。另外，请求派飞机增援。你再把报文润色一下。一个原则，别叫咱们一块儿上军事法庭。”

汪首白俯身在桌上开始写电文。

地图上第二道防线变得非常刺眼。

刘含训拿起笔，把滩头阵地从地图上抹去。丢啦，他想。只可惜丢得太快，然后，他又轻轻地摸着那条粗线。这已经是他的生命线了，一定不能再丢。否则，他的前途将似霜凋夏绿、雹碎春红一样断送掉。

良久，他离开地图，有气无力地进了卧室。

那女人还赤裸着身子缩在墙角瑟瑟发抖，瞪着一双惊恐万状的眼睛看着走进来的刘含训。

刘含训苦笑了一声，把手里的枪塞进枪套。他根本不想杀这个女人。“快走吧，迟了连你也活不成。回来！不要脸的东西，把衣服穿上！”他抓起床上那女人的衣服扔了过去。

女人走了。

刘含训颓丧地倒在床上，枕头上还残留着那女人身上的脂香。

.....

第二章

鸡已经啼了头遍，远处扬起几声狗吠。

灯碗里的油已经快熬干，火光渐渐暗下来。

从一入夜，她就象现在这个样子，一动不动地坐在儿子身旁，呆呆地看着儿子那张瘦嶙嶙的小脸。只有一次她离开过儿子，那是给儿子把了尿，她匆匆地打点了一只行囊。

儿子睡得很沉，那副贪婪的睡像叫人看了心疼。这孩子自过了百日就不再闹着半夜吮奶了。她常在外人面前夸起这孩子，说是儿子灵醒，晓得做母亲的艰难，才给了她这些个安静的夜晚。她俯下身，再一次把儿子的脸舔过一遍。

儿子象是对娘的亲昵表示满意，他咧开嘴笑了笑。她也跟着笑了笑。儿子的小嘴吮奶似地吸动了几下，然后翻了个身，把一条又瘦又细的腿从被子底下伸出来。她轻轻捧起儿子的腿，把脸紧紧地贴在上面，眼泪顺着干涩的眼角流下来。

三天了，她象是掉了魂似的，坐卧不宁，神不守舍。自从动了离家出走的念头，她就再也不能安生。一边是难以割舍的亲骨肉，一边是不甘忍受凌辱的反抗心理。她天天都受着这复杂而又矛盾的感情煎熬、折磨，她简直受不了。她爱儿子，全心全意地爱。她也爱丈夫，可是丈夫没了。唯有儿子毫无任何怨言地同她一起承受生活的艰辛，分享那少得可怜的欢乐。她一刻也不愿意离开儿子呀。

哪知灾祸却不愿意放过她这么个与世无争的苦命女人。三天前发生了那件可怕的事情后，她，一个把贞节看得比性命还重的女人，一个怨恨丈夫而又决心永远等着他归来的妻子，一个心灵上不曾有半点污迹却又蒙受了莫大耻辱的妇道人家，从此便坠入了痛苦的深渊。那天晚上，她被吓坏啦。也象今天这样一动不动地坐在床沿上，木呆呆地看着睡得香甜的儿子，流着两行哀怨的泪。

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深夜，从屋顶上滚落下来的雨水敲打着房檐下的青石板，发出清脆的响声。声音虽然不大却遮盖住了接近这间孤零零屋子的脚步声和谨慎的拨门栓声。

直到乳房被一双滚烫的大手紧紧抓住的时候，她这才从沉睡里惊醒。她拼命地反抗。可是她不敢喊，她没有勇气去惊动邻里乡亲，她更怕惊动近在咫尺的儿子。最后，她知道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便停止挣扎，抓着那人的手软软地落回到床上。她看不清来人的面孔，但是她从来人淫荡的呻吟声中已经听出是谁了。这个不要脸的臭虫，红军刚刚离开村子他就回来了。她歪过脸，极力躲避那家伙伸过来的臭哄哄

的嘴巴。那家伙象是玩赏一件尤物似地把她一点一点剥光。然后，肆虐地玩弄，尽情地发泄……。

她什么都不知道。她的神志在那段时间里浑浊了，麻木了。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她象是一具僵硬的尸体，听凭那家伙禽兽般蹂躏自己。她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经过很长时间的昏厥之后，她终于清醒过来。人已经走了，门敞开着，无知的儿子睡得正香，屋檐下的雨水仍然有节奏地敲打着地面的青石板。这时，她才哭了。她诅咒该死的雨天，诅咒那个遭天杀的财主，而且平生头一次诅咒走了三年杳无音信的丈夫。

接连三天，一到晚上，他就象一只饿极了的野狗趴在门上呜呜地叫个不停。她不想开门，也不能开门，但那家伙赖着硬是不走。她怕事情被张扬出去，怕时间久了会叫村里人发现，只得忍气吞声地让他进来。噢，那是一种啥子滋味哟。天官！她直想呕吐，直想去寻了短见，那家伙一边没完没了地发泄兽欲，一边絮絮叨叨地数落村里的穷人。他说如今该轮到他清算穷杆子欠他家的帐了，他发誓要杀几个穷人来祭祀祖先。他说只要她顺从他，随时满足他，他不会记恨她分他家财产的事，谁也不欠谁的。她哀求他不要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了。她有丈夫，有孩子。听了这话，那家伙就狂怒起来，象野兽似地咬她、掐她，变本加厉地欺侮她。一开始，她只是哭，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她没脸见人，她担心别人早就晓得了这件事，她受不住人家在背后点她的脊梁骨。后来，她不哭了，许是眼泪流干了，许是她晓得光哭啥用不